

一城春色半城花

□文/尹栋 摄/毕诗春

钢铁建筑的穹顶时,鸽群掠过丁香花海,翅膀扇动的气流裹挟着淡紫色的芬芳,如同飘散的赞美诗篇。

沿着中央大街的面包石漫步,1920年栽下的京桃正舒展新叶。那些曾见证中东铁路汽笛声的老树,如今将花枝探向俄罗斯风情小镇的洋葱顶,花瓣飘落在巴洛克浮雕的卷草纹上,让新艺术运动与东方浪漫悄然交融。道外区的古梨园里,百年古树虬枝盘结,花开花落间,满目春色,松花江的涛声始终在年轮里回响。

太阳岛的珍珠绣线菊丛中,俄国工程师留下的木屋正披着满身碎玉。这些19世纪末的木构建筑,如今与兴安杜鹃构成异域童话。当山荆子的清香漫过松花江畔人民防洪胜利纪念碑,这座记载1957年全市人民战胜特大洪水的最高水位,历经6次松花江大洪水的纪念碑,此刻与漫天飞舞的榆叶梅交织成城市的集体记忆。

加拿大著名作家尼尔·帕斯理查说:“生命中最美好的事都是免费的。真正的幸福不是惊天动地的事,而是懂得发现生命中的小美好。”

山花烂漫处,自有春意来!

来哈尔滨,进行一场北纬45°的春日丁香之约。哈尔滨十大丁香打卡点,三条经典赏丁香线路,让人们在紫色花海中尽情沉醉。

丁香科技博览园,藏着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花语密码。重瓣榆叶梅与暴马丁香交织成紫色穹顶,细碎的花瓣随风飘落,在青石板路上铺就蜿蜒的星河。穿行其间的老人,指着一株百年紫丁香呢喃:“这株‘蓝丁香’是1907年栽的,它开过花啊,比松花江的浪花还多。”

最有书香气的是哈尔滨多所大学校园,伴着书香赏花香,已成为哈尔滨春日里一道道独特的风景。

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春天,是从杏花花瓣里渗出的第一滴晨露开始的。漫步其中,桃花、连翘、丁香、樱花等,处处皆景,仿佛置身美丽的大花园。主楼前的百年紫丁香树冠如撑开的翡翠伞盖,细碎的花瓣落在学子们实验记录本上,咖啡香与花香缠绕成独特的学术气息。那些捧着显微镜的学生驻足花下,镜片上沾着花粉与晨曦,恍惚间分不清观察的是细胞分裂还是生命绽放。

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内,近百米长的杏花长廊,已化作粉色隧道。年轻学子抱着书本在花丛中穿梭,青春与春意交织,完美诠释了春天的含义。学校图书馆前的山梨树开得惊心动魄,雪白花簇与红砖建筑相映,自习室窗台上堆叠的《流体力学》与飘进窗内的花瓣,构成理性与感性最浪漫的诗行。

还未踏入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校门,沁人心脾的花香便扑鼻而来,循着花香,即可步入花海。中医药大学的春天是部植物志。当山桃与杏花在药圃竞相开放,老教授带着学生辨认“辛夷”“合欢”,古籍里的草木图谱在春风里复活。图书馆后墙的连翘花开成金色瀑布,与《本草纲目》的书页泛黄底色形成奇妙呼应。

当暮春的晚霞染红松花江面,中央大街的面包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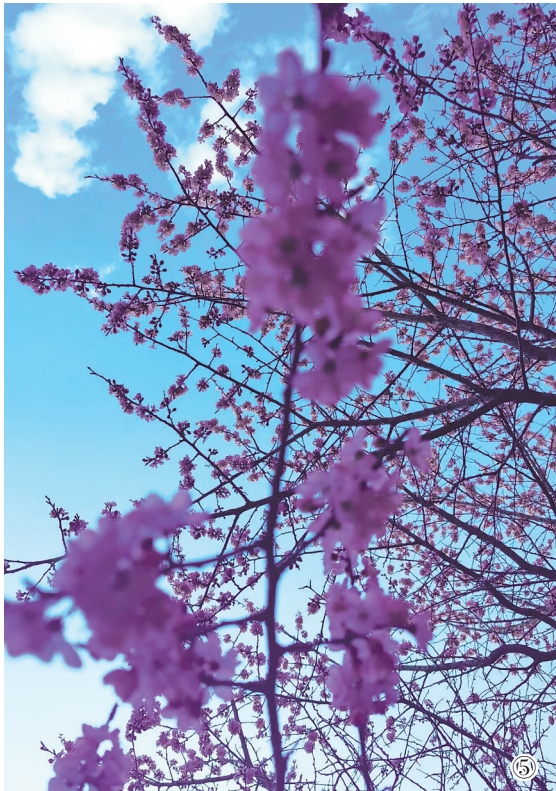
映着丁香紫的余晖。匆匆走过的游客,或许不曾注意,脚下每一块石头都在诉说春天的故事。这座把春天种进基因里的城市,永远在用花的韵律续写着浪漫诗篇。

儿童公园的丁香花海愈发显得神秘,深浅不一的紫色在暮霭中晕染开来,有的如葡萄酒般醇厚,有的似紫罗兰香水般清冽。晚风掠过,整座公园都成了巨大的管风琴,每一朵花都在奏响自己的音符。那些落在长椅上的花瓣,像被定格在时光琥珀里的精灵,记录着老人教孩童辨认花色的温馨剪影。

哈尔滨的春天,虽然来得稍晚,但却格外珍贵。它让人们在经历了漫长的寒冬之后,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温暖与生机。它用独特的方式,展现着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,让这座北方的城市焕发出别样的光彩。

哈尔滨的春天,是生机勃勃的,是充满希望的。它用温暖的怀抱迎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,让人沉醉在这如诗如画的美景之中,感受着生命的律动和岁月的静好。

我爱哈尔滨的春天,爱它的清新与活力,爱它的独特与魅力。它是大自然给予的一份珍贵礼物,让生活在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,由衷地感受到生命的轮回与希望的绽放。哈尔滨的春天不是季节的过客,飘落的花瓣终将化作春泥,浸透着历史的沉香与生命的芬芳。愿哈尔滨的春天,永远留在心中,成为每个人记忆中最美好的画卷。



初识阿勒锦岛

□卞江波

一日,品读朋友诗歌《阿勒锦岛》:“松花江在这里拐了个弯儿,阿勒锦岛在这里裸睡了一千年……”我身为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,活了大半辈子,对这个名字却是闻所未闻。

好奇心驱使我一探究竟。

五一假期,在导航引领下,我驾车来到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阿勒锦岛,此岛已成为国家湿地公园。

汽车驶上浮桥,跨越一段碧绿幽深的江水,头上飞架南北的松浦大桥车水马龙,喧嚣声不绝于耳。走出停车场,进入岛上一条横贯东西的柏油马路,两侧树木林立,好多高耸的白杨树是根连在一起生长的,像一对夫妻或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,苍松翠柏高大挺拔地伴随左右。大树后面是茂密的灌木丛,和河岸相连。几只叽叽喳喳的喜鹊急着和游人打个招呼就飞走了,紧接着飞下树梢的鸟儿身材优美、叫声优雅,像迎宾的乐队随着人群在头上轻歌曼舞。

自行车骑行队伍飞驰而过,玩滑板的小伙儿优美的身影像一道曲线起伏着追逐而去,小夫妻带着孩子拉着露营车装满了美食和餐具去露营地野餐,一对对老夫老妻悠闲漫步,江畔树下垂钓者像一只只飞倦的鸟屏气凝神地停在岸边歇息……不知不觉间,耳畔没有喧哗,眼前恬静安然,心情舒畅。不远处滨水大道和松浦大桥上车辆喧嚣声被江水和绿树消减了分贝,被欢快的鸟鸣淹没。

我登上松浦大桥两侧步行梯,站在观景台俯视阿勒锦岛,城市环绕岛屿四周,这里闹中取静;毗邻太阳岛,远不如太阳岛景色优美、游人稠密,却给人以另外一种宁静之美。这里沉睡千年,俨然是一片处女地。

说来这里的历史还是千载悠悠。宋朝时女真人在哈尔滨地区建立了阿勒锦村,“哈尔滨”即为女真语“阿勒锦”的译音,包含名誉、荣誉的意思。人们将其命名为“阿勒锦岛”,就是追溯哈尔滨的历史。

元代这里曾经设立成驿站,冬天用狗拉爬犁运输货物,所以早有“狗岛”之名。又因岛处于松花江江心,江水流经此地一分为二,经过小岛后又合二为一,也叫“江心岛”。《辽东志》载“狗站,每站设驿卒20人,狗200只,狗车若干辆,夏月乘船,小可乘爬犁。冬月乘爬犁,乘三人行冰上,以狗驾拽,疾如马。”

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勒锦岛国家湿地公园位于道外区江段,滨洲桥和滨北桥之间,松浦大桥横跨岛区中部位置。属于松花江上自然形成的河漫滩湿地,是松花江哈尔滨城区段“万顷松江湿地,百里生态长廊”中15处滩地之一。湿地面积419公顷。2015年12月,国家林草局批准建设黑龙江哈尔滨阿勒锦岛国家湿地公园(试点)。阿勒锦岛四面环水,是松花江泛滥区自然形成的梭形江心岛,东西长约4.1公里,南北长约1.3公里。湿地公园内生长着42科79属116种植物,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3种;栖息着50目137科560种动物,其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14种,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6种。岛上生态环境优美,人与自然和谐。

暖风拂红面颊,细雨点点浸润肌肤,绿树新芽,鲜花初绽。季节的变换像情窦初开的少女到丰腴迷人的少妇,会把这里装扮得愈加成熟和美丽。我会随同季节的变迁一次次造访这里如画的风光。

一首诗让我初识阿勒锦岛,阿勒锦岛如诗般向我展开画卷。正如诗中所言:“阿勒锦岛,江水在喊你的名字,你被喧嚣包围,却不为喧嚣所扰”。



闫家岗的湖光山色恍如江南。



闫家岗的太平湖。

当春风掠过闫家岗农场的太平湖时,总会卷起碎银般的水纹。站在湖边远眺,去年枯黄的芦苇还倔强地立着,新抽的苇箭却早已刺破了土层。泥土湿润的气息裹着水腥扑面而来,我知道,这是闫家岗的春天在叩门了。

五年前,母亲迁居到闫家岗,我城里的家与这里就存在了必然的联系。“母亲在哪儿家就在哪儿”,四十分钟的车程,已穿过时间的隧道,揉平一切琐碎,使周末来临的日子,变得急切又忙碌。而我八十多岁的老母亲,总会站在闫家岗那条东西走向的街道上,守候她小女儿赶来的日子。

闫家岗农场坐落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机场路19公里处,是黑龙江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人类活动遗址所在地,早在两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就有类活动,那是历史上最早的“哈尔滨人”。古运粮河穿场而过,悠久的历史将这里衬托得更加厚重、深邃。农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,域内有两湖一河一水一湿地,1500亩太平湖、1600亩八一湖、11公里运粮河、数个水渠和鱼池、800亩的保护湿地镶嵌在农场境

内,春夏两季,可踏青赏荷,秋冬季更可体验稻浪滚滚开镰收获以及乐享冰雪运动等诸般乐趣。

去年,闫家岗农场的冰雪旅游随着哈尔滨亚冬会的来临火爆出圈,吸引众多南方小金豆到此地打卡,闫家岗的两个大雪人——闫宝和佳宝成为抖音、快手以及小红书头条的“座上宾”,老母亲看到了,忍不住感慨,伸出大拇指,说这冰溜子、雪团子也能变现成金,啧啧,了不得!

脱去了冬的沉重,这个季节,必须向外走一走,大自然总会给人惊喜,挖野菜是必选项目,于是呼朋唤友,提篮拿铲,奔向自由的田野。

踩着酥软的田埂,沿着一湖方向走,荠菜的锯齿叶还沾着露水,婆婆丁的黄花已星星点点缀满坡地。记得儿时跟着母亲挖野菜,她总说这是土地给穷人家的馈赠。竹篮里渐渐堆起春色,野蒜的辛辣混着泥土香,能呛出人的眼泪来。如今,湖边已修了木栈道,每隔百步便竖着野菜科普牌,穿汉服的姑娘们举着手机直播,镜头扫过那些“苦麻菜”“小根蒜”“婆婆丁”的学名,倒像是给春天重新起了名字。

太平湖东岸新建了民宿,还有几家新开张的极具东北风情的铁锅炖、杀猪菜餐馆。白墙黛瓦的仿古建筑倒映水中,恍如江南遗落的碎玉。最妙的是那些落地窗,将整面湖光裁剪成会流动的画卷。我和友人坐在临湖的亭子里,看柔风推开翡翠色的波纹,岸边垂钓的老者与架着画板的少年构成奇妙的和弦,我们的脚边,象征性地有了一兜兜野菜。边择菜边欣赏美景,心情自不必说。俗话说,美景也要配美食,随意走进一家铁锅炖餐馆,老板端来新焙的婆婆丁茶,说是农科院研发的养生茶饮,浅琥珀色的茶汤里沉浮着晒干的小黄花,抿一口,童年的苦涩化作了回甘。

友人身居城中,难得到农场走走,草莓小镇也是此行必去的景点。草莓小镇,顾名思义一定是草莓的天堂。果不其然,一排排的新型温室大棚,郁郁葱葱满园春色,红脸蛋的草莓宝宝隐身绿叶间,空气中荡漾着草莓的甜香。游客到这里不仅可以自由采摘,还可在棚子里围炉煮茶,享受诗意的田园生活。尤其是,将采摘的草莓手工制作成糖葫芦,这样的体验更受孩子们的欢迎。

“近几年,农场借助国家政策,因地制宜,大力开发农文旅产业,将农业、文化和旅游结合起来,在不同季节呈现不同农文旅体验,打造闫家岗旅游景区。”草莓小镇运营部的负责人这样告诉我们。

草莓小镇里面,还有一家文创馆,里面琳琅满目,全部是用彩线手工编织的挂件、玩偶等文创用品:俏皮可爱的小兔子、大火的哪吒闹海造型、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、憨态可掬的大熊猫、草莓发卡、绣着云朵的小手包……惟妙惟肖的手工编织令友人情不自禁发出惊叹,毫不犹豫买下了几件,爱不释手。

出了草莓小镇,文化广场上一群年轻人正随着节奏跳着现代舞,而另一边,则是大秧歌的锣鼓和唢呐声,穿着各色鲜艳服装的大妈正踩着鼓点欢快地扭着大秧歌。转角处的非遗工坊飘出艾草香,手作青团的模具还是老样式,蒸笼掀开时腾起的热气,却氤氲成了年轻人相机里的古风大片。

友人陪我回到母亲的家,钥匙转动锁孔的那刻,我知道,我看不到母亲了。上个月,二哥接走了母亲,而我们,因生活的无奈无法照顾生病的母亲。这个春天,那些街口的守望,都化作思念的暖风,在手机电波中传递。

暮色漫过闫家岗,观光小火车亮起了灯带,像一条发光的蜈蚣蜿蜒盘踞在太平湖上。远处传来篝火晚会上人们的喧笑声,我和友人拎着野菜,还有文创店的收获,走向停车场。后视镜里闫家岗的灯火渐次亮起,恍若大地的星子坠入人间。

回城的路穿过现代农业园,玻璃温室在夜色中通透透亮,宛如巨大的水晶宫。显示屏滚动着“无土栽培实验区”的字样,那些曾经贴着地皮生长的倔犟生命,如今在营养液里舒展腰肢。我知道明早又会有满载野菜的冷链车驶向城区,但总有什么东西,永远留在了沾着露水的竹篮里,留在了母亲用围裙兜住春光的那些清晨。



请关注龙报新闻APP
文旅频道,妙赏专栏